

红军战史上一次最惨烈的失败



生死档案

SHENGSIDANGAN

# 西路军

冯亚光 著

陕西出版集团  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冯亚光 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  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路军·生死档案/冯亚光著. —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9

ISBN 978 - 7 - 224 - 08879 - 3

I. 西... II. 冯... III. 红四方面军—史料 IV. E29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8881 号

---

---

西路军·生死档案

---

作 者 冯亚光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 
邮编: 710003)

---

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厂

规 格 787mm × 1092mm 16 开 23.25 印张 3 插页

字 数 36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08879 - 3

定 价 39.00 元

---

## 序言：我们寻觅

我们同时代的朋友，你到过中国西北角千里素白、横亘长天的祁连山吗？你知道闻名遐迩、贯通中西的丝绸古道中段的河西走廊吗？哦，那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：祁连雪峰，瀚海沙漠，戈壁绿洲，长城烽燧，古堡关隘，石窟寺塔，流沙坠简……驼铃声中，商队穿梭，琵琶伎乐，舞裙摇曳！

在这条丝绸古道上，不仅流通过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灿烂的古代文明，而且也曾狼烟屡燃，杀伐迭起。朋友，你只有真正贴近河西走廊，才能感受到它那特有的魅力，认识它那由严酷和温厚、粗犷和柔媚所组成的真面目。

当踏上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时，我们感到心中的层楼八面来风，漫卷起缤纷的历史烟云。狼烟袅袅，战马嘶鸣，霍去病、班超越祁连击匈奴；金秋黄昏，孤雁南飞，持节不失的张骞、虔诚合掌的玄奘，迈向了西域；旌旗飘扬，驼铃声声，走过了和亲远嫁的细君公主、弘化公主、文成公主、金城公主；巍峨的雪峰，纵横的瀚海，回荡着远谪新疆的林则徐“我与山灵相对笑，满头晴雪共难消”的悲啼……当缤纷的丝绸之路把远古的文明史话展现在我们面前时，也许你会为它的壮美而惊叹，而感慨；也许你会为它的流彩而目眩，而神摇！

历史的步履匆匆，但历史的时空流在某一点上会处于胶着状态，留下永不磨灭的辙痕。1936年10月，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一千八百余名将士西渡黄河，组成西路军，向甘肃、新疆挺进。为了中华大地的光明，他们沿着冷寂的丝绸古道，溶进了浓重的黑暗之中；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，他们把自己的信念和生命，铸入了那雄浑粗犷的荒原和雪山！西路军孤军奋战，流血裂冰，伏尸盈

雪，粮绝弹尽，惨遭失败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文章。

红军将士在丛蒿野草中踩出的荒漠小道，如今已变成平坦如砥的光明大道。我们多么想把红军走过的路描绘成一串盛开的鲜花，但花开了总是要凋谢的；我们多么想把它渲染成一抹飘浮的彩虹，但风来了彩虹会消逝的；我们多么想把它抒写成高山和大海，但山的巍峨和海的辽阔不足以表现它的崇高、它的悲壮！这条印满带血脚印的大道，凝聚着红军健儿的痛苦与欢乐，绝望与希望，奋进与搏击。这是震颤跌宕的红色音符，记载着丝绸古道上一曲动人心魄的悲壮乐章……

我们踏上宽阔的新公路，匆匆而行；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，脚下坎坷不平。我们沿着红军血染的道路寻觅，看了许多，听到许多，想说许多……我们的心不能平静，那桩桩虽已过去，但永远不会消逝的往事，渐次累积在心中，铸成一座远比阳光照耀下高入云天的祁连雪峰还要巍峨、辉煌的纪念碑。

伫立黄河岸边，我们凝望着虎豹口拍岸的惊涛、峭立的壁石，浮想联翩的思绪在抢渡黄河的战场上驰骋。我们仿佛看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、总政委陈昌浩在陡峭的山崖上，任冷风吹拂着他们单薄的衣角、干裂的嘴唇、火热的胸膛。沉沉夜色中，他们挥手指挥红军健儿奋勇渡河。

1936年10月24日夜，一个孕育着烛天的火焰，浴血的搏击，悲壮的毁灭，永恒的纪念的夜晚！从此，虎豹口这个鲜为人知的龇牙咧嘴的峭峰，就写入了红军军史。虎豹口奏响了红西路军西渡黄河远征的高亢战歌！

我们登上紧依古浪县城的西山头，在早春略带寒凉的野风扑打下，听着穿城而过的火车的鸣笛声，望着鳞次栉比、充满生机的古浪城。古浪是座美丽的城，滔滔的古浪河从脚下流过，巍峨的祁连山在身后突起。这里曾是红九军与马家军激战的战场。在冰天雪地封冻着的山冈，在凄风苦雨吹打着的壕沟，在城里的每一道街、每一条巷、每一个院落，都曾倒下过英勇血战的红军指战员。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，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，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以及两千余名红军将士长眠在这里。

我们在高台县烈士陵园陈列室，被几张从敌伪档案中缴获的照片紧紧地吸引。其中一张照片，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。红五军军长董

振堂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，十三师师长叶崇本。我们的心被一种浓厚的悲愤情绪所笼罩，一种撕心裂肺的情绪。从腥风血雨的冷酷旧社会到温暖的新中国，这绝不是时间的流程，而是老一辈革命者用理想，用鲜血，用头颅浇铸成的康庄大道。阳光溢满陈列室，我们久久地站在照片前，总觉得有股热浪不断地冲击着眼眶，眼前变得模糊了……

老槐树铮铮挺立在高台县人民政府的院中。这是一棵两人才能够合抱的大树，分出密杈疏枝，遮住了蓝天白云。它劲松般挺直的树干，是那么坚定，拇指般大小的绿叶，是那么青翠，生机勃勃，朴实无华。马家军曾经将一名红军护士长，用两根长钉活活地钉死在树上。我们抚摸着老槐树粗壮躯干上的树皮，开裂而斑驳。老槐树粗干上下有两块碗大的陀螺似的伤疤，50年来越来越大，突兀的瘢痕似乎向人世间昭示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：历史不是凝固的，光明终将代替黑暗。

高台群众喜爱老槐树，尊老槐树为“红军槐”。“红军槐”老枝嫩叶，郁郁葱葱，清风掠过枝头，时而像高歌长啸，时而似浅唱低吟。是啊，老槐树在唱歌，在唱一支悲壮的歌，在唱一支欢乐的歌！

我们徜徉在倪家营子村旁的枣树林里，不止一次地萌生过这样奇怪也是合乎逻辑的念头：在这新盖的农舍下面，说不定就有当年红军的白骨；在这枝叶茂盛的枣树下，抓一块普通的土坷垃，说不定就凝结着红军的血渍。这里的小巷、房屋、土墙都可以告诉你几个催人泪下的故事。

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刚刚端起饭碗，辘辘饥肠正期待着清汤粗米。枪声响了，马家兵已冲到军部跟前，他扔下饭碗，拔出短枪，旋风般地卷出了军部。代军长程世才怀怒火，发恨声，要亲手解决几个敌人。斜刺里冲出一个马家兵，闪亮的刺刀指向了他的左肋。人影一闪，一个小战士箭步上前，双手攥住了刺刀。“呼”又上来一群战士，几把枪托砸碎了敌人的脑袋。小战士一甩血淋淋的手，捡起武器又冲上去了。

“救救我们吧！快，快！里边还有吃奶的孬娃！”茅屋起火了！一个老乡似火人般地爬出门外，指着烟雾腾腾的屋内。“涝池”被马家军严密地封锁着，许多井也因人多而干枯。“汤，用汤救火！”炊事班长指着一锅米汤——那是用全部米袋刮出的米粒煮成的一锅清汤。“哗——”第一盆泼上去了，

“哗——”第二盆泼上去了。没有一个干部犹豫，没有一个战士抱怨。火灭了，孩子救出来了，米汤也泼完了。“好人哪——”老乡一家齐齐地跪了下来。

红军走了，可是在这里留下了希望。“打完日本和反动派，日子就会好起来！”村民们永远都记着这句话，永远都忘不了“徐向前、李先念在我们村住过”的荣耀。

西路军剩下人数不多的队伍，撤进了祁连山。啊，祁连雪峰！腥风血雨的年代，你和炎黄的优秀子孙共同肩负过中华民族的苦难！你亲眼看到红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，为了及时向总指挥部上交军费而被马家骑兵砍死；你亲眼看到红九军政委陈海松，为了掩护更多的战友安全撤退而血洒梨园口；你亲眼看到红九军军长孙玉清，负伤被俘后是何等的大义凛然，英勇不屈，最后惨遭敌人的杀害……

胜利的鲜花扎起了共和国的凯旋门。人们不会忘记红军为中华民族的奋进搏击。

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河西走廊。轻风拂过，粉红色的果花纷纷扬洒下来，到处散射着蓬勃的热情和馨香。几只矫健的苍鹰，在碧绿的果园上空低低地盘旋；无数笔直的白杨，在宽阔的大道远方汇成一片；片片嫩绿的麦田，被夕阳镀成金黄；沉沉暮霭里，美酒逸散着芬芳。一群群农民从地里回家，摩托车、自行车像鸽子一样飞翔！广袤、富足的土地啊，是谁赋予你新的生命？啊，半个世纪前，红军把青春和生命带给了你。

我们伫立在山坡上，仿佛看见复兴的中华民族如祁连雪水卷起的激越的春潮，哗哗的水声似万千英魂在云端长笑！

哦！河西走廊，早已从恬静中苏醒过来的河西走廊！你曾经掩埋过红军健儿的铮铮铁骨，你曾经浸润过革命英烈的殷殷热血。河西走廊啊！我们静静地匍匐在你的胸脯上，倾听着你的血脉的搏动，感受着你从地心里播放出来的温暖！问一问丝绸之路上残存的塹壕，问一问祁连山凌空翘起的巨石，它们全会深情地诉说，诉说当年的硝烟战火，血雨腥风……

# 目 录

<b>第一章 从血淋淋的死亡世界走出来的人</b> .....	( 1 )
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 .....	( 1 )
西宁，笼罩着一派血色 .....	( 4 )
“不能走的一挂打掉” .....	( 7 )
受伤的心至今愤愤啜泣 .....	( 8 )
沉重的人生 .....	( 10 )
裂地惊天的屠杀 .....	( 11 )
红军将领的人头 .....	( 16 )
血淋淋的瞬间 .....	( 17 )
血淋淋的刽子手 .....	( 18 )
<b>第二章 军长之死</b> .....	( 20 )
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 .....	( 20 )
妻子岳兰芳 .....	( 24 )
马家军中目击者言 .....	( 25 )
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委员会的复信 .....	( 27 )
遗腹子 .....	( 28 )
<b>第三章 青海的逃亡者</b> .....	( 31 )
给敌人当医生吗？宁愿死也不干 .....	( 31 )
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 .....	( 36 )
“补充团”与“工兵营” .....	( 38 )



血溅逃亡路 .....	( 42 )
<b>第四章 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知多少？ .....</b>	<b>( 46 )</b>
超过 7000 人 .....	( 46 )
大通公平煤窑 .....	( 47 )
义源工厂 .....	( 48 )
陆军医院 .....	( 50 )
中山医院 .....	( 51 )
军乐队 .....	( 51 )
新剧团 .....	( 52 )
<b>第五章 草木不因寒而不泛绿开花 .....</b>	<b>( 59 )</b>
一份未发出的电报 .....	( 59 )
自传摘录 .....	( 62 )
<b>第六章 武威浸泡过血泪 .....</b>	<b>( 65 )</b>
“年纪不大，能从虎口逃出，真不简单！” .....	( 65 )
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 .....	( 69 )
他的脚板砍掉了 .....	( 73 )
女红军，小红军 .....	( 76 )
<b>第七章 兰州集中营 .....</b>	<b>( 78 )</b>
秘密党支部 .....	( 78 )
锅盖中的纸条：“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” .....	( 83 )
“你们的人太好了，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！” .....	( 87 )
“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” .....	( 92 )
兰州拍卖的女战士 .....	( 95 )
<b>第八章 永登补充团 .....</b>	<b>( 98 )</b>
“是啊，我就是徐向前！” .....	( 98 )
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 .....	( 103 )
他只能看帐篷，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 .....	( 107 )
集体回延安 .....	( 111 )
<b>第九章 他，她成了蒙族、藏族、回族、裕固族 .....</b>	<b>( 117 )</b>

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 .....	(117)
称藏加、根乃、卓玛 .....	(123)
披着袈裟的“塔娃”“加玛” .....	(124)
“羊肉、牛肉，要阿訇宰下的才吃” .....	(126)
裕固草原的一员 .....	(129)
<b>第十章 生命之泉注进沉重的命运长河 .....</b>	<b>(131)</b>
“家乡人以为他死了，年年清明都祭奠！” .....	(131)
“你是红嘴鸦儿，吃也是红，不吃也是红！” .....	(134)
“这尕娃命大，留下吧！” .....	(137)
龙王庙的小道士 .....	(140)
“现在的苦算什么？” .....	(143)
“解放了，哑巴也会说话了！” .....	(145)
<b>第十一章 磨难中品尝父老乡亲的深情 .....</b>	<b>(148)</b>
“我每每回忆起逃亡经历，就想起……” .....	(148)
“流落红军我都要请进来奉为座上宾！” .....	(153)
饥寒交迫中的温暖 .....	(158)
从哑巴鞋匠到讲话入情入理的乡长 .....	(160)
“这里边缝着团证，丢不得哟！” .....	(162)
红柳似火似血 .....	(164)
<b>第十二章 路，通向延安 .....</b>	<b>(166)</b>
师政委只身回延安 .....	(166)
“讨饭也要回延安” .....	(169)
骑兵师参谋长蒙上的一层尘埃 .....	(174)
<b>第十三章 红军著名女将领 .....</b>	<b>(178)</b>
被俘解送青海 .....	(178)
亲历者见闻录 .....	(181)
流星拖着明亮的长线坠入初露的晨曦之中 .....	(187)
她化作一缕青烟，乘风归去 .....	(190)
三人之中的幸存者 .....	(194)

<b>第十四章 红军史上最大的一支妇女武装</b> .....	(197)
西路军女战士知多少? .....	(197)
背景材料 .....	(199)
屈辱，刻在1936年严冬 .....	(203)
<b>第十五章 妇女抗日先锋队</b> .....	(205)
“泉媛是位好同志，我做证人” .....	(205)
浓浓热血，流了一路 .....	(210)
她，带着女儿被俘 .....	(213)
她长久咀嚼脱离红军大家庭的孤独 .....	(215)
逃出青海，回到延安 .....	(217)
<b>第十六章 妇女工兵营与医院的女战士</b> .....	(220)
“生离死别平常事，阅尽沧桑费寻思” .....	(220)
她拽一路风雨朝晨光走去 .....	(223)
她经过培训分配到总医院 .....	(225)
历经磨难而没有死的“共产丫头” .....	(227)
失去平衡的记忆 .....	(230)
<b>第十七章 营救</b> .....	(232)
周恩来派人与“二马”联系 .....	(232)
会晤马麟 .....	(236)
通过赵守钰与马步芳谈判 .....	(239)
中共中央的几份电报 .....	(241)
援西军 .....	(242)
<b>第十八章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</b> .....	(246)
谢老的营救活动 .....	(246)
党的挚友高金城 .....	(249)
彭加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 .....	(251)
伍修权的回忆 .....	(252)
<b>第十九章 张掖地下党支部</b> .....	(255)
秘密成立，联系了许多党员 .....	(255)

党支部与高金城取得联系 .....	(260)
离开秋凉如水的张掖 .....	(264)
伤残者回到延安 .....	(267)
“他乡”遇到“故知” .....	(271)
<b>第二十章 高金城及其夫人牟玉光 .....</b>	<b>(274)</b>
永恒的记忆 .....	(274)
档案摘录 .....	(276)
她为营救西路军将士作出过贡献 .....	(277)
<b>第二十一章 甘州中心县委 .....</b>	<b>(282)</b>
建立与失败 .....	(282)
掩护战友 .....	(285)
回到延安 .....	(286)
<b>第二十二章 红旗，为你流淌过热血的家庭 .....</b>	<b>(289)</b>
一件有 50 圈年轮的往事 .....	(289)
“历史造成的，战争造成的！” .....	(292)
“我们全家八口，就剩下两人” .....	(293)
无私奉献的血浆和生命 .....	(293)
酸涩的泪往肚里咽 .....	(296)
<b>第二十三章 小草，在春日下舒展朴素的叶片 .....</b>	<b>(298)</b>
云恋山岫，泉思海洋 .....	(298)
门源县第一个女乡长 .....	(300)
“为了 100 多娃娃活命” .....	(302)
“我还能在街道上跑跑，做做群众工作！” .....	(305)
“这不能感谢我” .....	(306)
牺牲战友的守墓人 .....	(308)
她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红军歌谣 .....	(310)
<b>第二十四章 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得到关心 .....</b>	<b>(314)</b>
朱总司令说：“这些同志的生活和工作，政府应该想个办法！” .....	(314)

- 陈云说：西路军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..... (315)
- 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“赞成这个说明” ..... (315)
- 胡耀邦对王定国关于西路军红军老战士有关问题的汇报的批示 ..... (316)
- 民政部、财政部、卫生部、总政治部《关于解决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问题的通知》 ..... (316)

### 附录：“二马”及其属下的背影

- 梦断何处续** ..... (318)
- 马步芳出国前后 ..... (318)
- 马继援出走点滴 ..... (320)
- 马呈祥出走经过 ..... (323)
- 黑云在电闪雷鸣中颤抖** ..... (328)
- 马元海的归宿 ..... (328)
- 韩起功的下场 ..... (331)
- 马元祥股匪被歼记 ..... (333)
- 剿灭马忠义股匪 ..... (335)
- 从黑暗中走出** ..... (338)
- “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！” ..... (338)
- “遥望新中国、新青海，前途无限光明！” ..... (342)
- 彭总说：“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！” ..... (343)
- 大千世界 沧桑沉浮** ..... (348)
- 毛泽东亲笔题写“抗日英雄” ..... (348)
- “万民伞” ..... (350)
- 思念，向着遥远苍茫的故土** ..... (354)
- “我总算回来了！” ..... (354)
- 尼罗河畔的情思 ..... (357)

# 第一章 从血淋淋的死亡世界 走出来的人

##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

祁连山，冷峻的山峰像铁骨铮铮的硬汉挺立在劲风里。西宁，坐落在祁连山东南的大坂山和拉脊山之间的湟水谷地。时间悠远，一如那祁连山中流来又流去的溪水。溪水流去便流去了，但山峰摄下了历史的足迹。从森林松涛的呐喊中，从云空岩鹰的哀鸣里，都分离出半个世纪前在此演奏过的苍凉悲韵。

1937年残冬。

茫茫夜色，寒风一阵紧似一阵。天似乎被饱蘸浓墨的大笔狠狠地涂抹了，黑得使人悚然。西宁昏瞎了眼似的，蜷曲于黑色的夜空之下。

四五十名被俘红军指战员，被押到南滩“万人坑”。又深又大的两个坑里填满了红军的尸体，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。

马家兵两三个人揪住一名红军，连砍带戳踢进坑里。

胡秀英感到自己还在呼吸，睁开眼睛，周围一片漆黑，但见满天星斗。她缓出一口气，慢慢地试着抬起手来，把胸前和头部的土松开些，从万人坑中挣扎着爬了出来。她咬紧牙关，对天盟誓：“只要有口气，我就要找红军，为死难的战友报仇！”

胡秀英，妇女团一营副营长，19岁，处于生命的最好年华。红四方面军

转战进入川北，解放巴州，她次年参加红军。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扩红。她参加宣传队，先后三次用七个多月时间，动员 1100 多名青少年男女参加了红军，以成绩卓著，于第二年 4 月入团，8 月入党。西路军西征，倪家营子战斗中，她带领全排战士冲入乱敌之中，端着缴获的轻机枪猛射，打倒敌人一大片，又乘机带领战士占领敌人的掩体，与疯狂反扑的敌人激战。她以战功晋升为一营副营长。

胡秀英被俘后和近百名女战士关押在张掖一个大房子里，三天三夜没有一点吃喝。敌人不断提审拷打，逼问谁是当官的。第四天夜，马家军把他们用麻绳捆绑着连在一起，押向城外活埋人的大坑前。胡秀英和战友们互相鼓励：“不要向匪徒们低头求饶！”“要死得刚强！”

凶相毕露的马家军官，手里挥舞着短枪，大声吼着：“这几个坑里埋的是胆敢反抗，胡踢踏的共产娃们。你们这些共产婆、共产丫头！自己说，是下去的好，还是活着的好？”

月照荒野，风拂蒿草，一片寂静。

军官又进一步逼问：“难道你们真的不想活啦？”

“少废话，要杀要砍随你的便！”

“红军不怕死，怕死不当红军！”

“放着日本强盗不敢去打，却在妇女面前逞疯狂！”

红军女战士们生命的全部力量似乎都在随着灼热的血液沸腾，都在顶着撕肝裂胆的话语外涌。

威逼的把戏破产了。军官挥舞着手枪高声吼道：“想死？没那么容易，都给我带回去，看我有没有办法收拾你们！”

昏暗的冬日，她们和 100 多名男战士一起被押送到西宁。沿途因饥饿病重走不动或因反抗而被杀害的就有好几十个人。妇女独立团一营营长胡廷秀在大坂山下被杀害。

她们被关在西宁大校场，每人每天只给两碗杂面糊糊。有人说：“这是迷魂汤，喝下去，糊里糊涂拉出去活埋！”大家笑了，这笑，带着泪水，带着悲痛。

敌人把胡秀英和一些被俘红军押到羊毛厂做苦工，几天后，她又和七八个

人被挑到马家军陆军医院。陆军医院有 20 多名被俘红军在做苦工，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，还动不动受伤兵虐待，拳打脚踢，还挨军棍和马鞭的抽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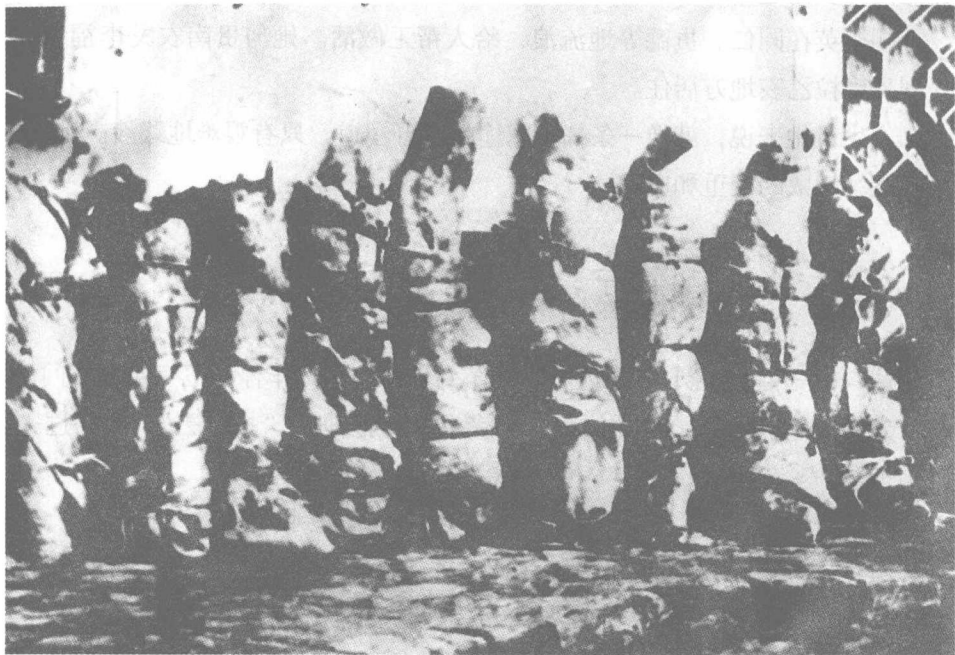
残冬的寒气逼得胡秀英瑟瑟发抖，但她逃出人间地狱的决心却异常坚定。一天，她和难友杨桂芳、何玉兰，乘哨兵不注意溜出大门，逃到北门外湟水河边。湟水河带着凛冽，翻腾着蜿蜒而去，她们却被巡逻队抓回。

陆军医院院长把她们毒打一顿，说：“这个共产婆，本性不改，不能再用！”就在这天夜里，她和四五十名战士被押到万人坑活埋。

从万人坑逃出，胡秀英先在西宁南山洞里躲了几天，以后就装哑巴，在平安、保安等地给人帮工。她学会了一些农活，也慢慢地学会了青海话。

时间像湟水河畔那古老的水车一样沉重而缓慢。1940 年，胡秀英在流浪中遇见妇女独立团的两名战友。一个是一营二连连长李生华，另一个是营部司号员何连海，两人是从敌人工厂里逃出来的。三人邂逅相遇，共同去找部队成为心中的希望，但等待她们的是死亡和苦涩的泪。

马云海手下一个穿便衣的，偷听见三人商量下一步行动，立即领来四个武



敌人将被杀害的红军干部尸体用毛毡包裹准备送南京国民政府请赏



装士兵，把她们押到贵德县马元海公馆。

场院支起三个三叉高竿，三名红军女战士被吊起来拷打。

马元海穿着长袍马褂，吼道：“给我往死里打，打死为止！”

李生华和何连海被打死拉到一边喂狗去了。昏死过去的胡秀英被扔进深坑里。

残阳夕照。胡秀英苏醒时，听到一个苍老而慈祥的声音：“你还活着！”农民老汉看到胡秀英睁开眼睛，就从坑上扔下了一个馍馍。胡秀英拿起馍馍，慢慢地一口一口吃起来。

天黑之后，老汉带了三个人把她救出，用毛驴驮到 20 多里以外的自己家里。

老汉姓张，老两口，只有一个女儿。老汉把胡秀英藏在地窖里，用酒、黄表纸给她治伤，还给她服中药。五个月过去了，她的伤病才医好。由于马家兵四处搜捕红军战士，张老汉怕她再次落入马元海手中，拿出仅有的五块银元，让她离开贵德逃命。

胡秀英在同仁、贵德等地流浪，给人帮工做活。她与贵南农民李福结婚，迁到贵南拉乙亥地方居住。

人生对她来说，就像一条榛莽塞途的荒野小道，只有艰难地跋涉。她背负着西路军失败的沉重和血泪。

## 西宁，笼罩着一派血色

黄科林一行伤病员 80 多人坐着马车到了西宁。马车停在三官庙军部门口，马步芳看了他们一下。傍晚传来马的命令，叫把他们“扛过去”。“扛过去”就是杀掉。

有人谎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是伤病员，把你们送到医院去！”

伤病员都上了马车，被拉到南门外预先挖好的大坑前。敌人凶相毕露，乱刀砍杀，每人一刀，是死是活都推入坑内。伤病员脸上带着痛苦的愤怒，沉重地栽倒在大坑内。血，像喷泉般流淌。满天星极是遥异地灿烂。

刀光血影之中，一个马车夫趁夜黑把黄科林拉到一边。